

那个冬天(外一章)

■封期任(贵州兴义)

那个冬天,雪花漫舞,勾勒出季节的轮廓,白色成了世界的主宰。

气温很低,孤寂的灵魂,像冻僵的石块。

风,在光秃秃的枝丫间穿梭,弹奏着回忆的温度,摇曳生姿的神往。

你从远山走来,随梅花一起绽放。温柔的凝视如一抹亮色,燃烧了天宇,折射出斑斓的光,映照爱的痕迹。

雪狐把爱从雪地里刨出,灼热成一壶老酒。

灌醉时光,灌醉我,灌醉每一次凝望的眼眸,以及那个春天的约定,一朵甜蜜且炽热的爱情。

依傍

雪,覆盖大地。

爱情在雪地燃烧,化漫天雪花,化为手中冰烈的烧酒。

那些火色的文字,在酒分子中亦歌亦舞,流淌出前朝的意境——

水之湄走来的那个男子,以一首诗的热度,暖和阴寒的冰雨,写意那些未曾言说的情愫。

冬天的故事,纯洁而绵密,一枚枚动词,一缕缕跳跃的焰苗,跃出壁炉,舞动着生命的炽热,驱散素白的霜,点燃飘落的雪。

岁月安然,暖意澎湃,孤独的脚步,有了温暖的依傍。

冬天的脉络(外一章)

■杨立春(江西宜丰)

寒风描绘出雪的图案,雪凹凸出大地丰盈的轮廓,银白的童话刻画进冬天的脉络。

红梅开出芬芳,冬日的独奏,冰与雪的交响。

万木脱去翠绿华裳,光秃的枝条伸展冬天的傲骨,遒劲的笔触素描冬日沉静,雕刻出冬天的形状,书写热爱的宣言,每一条脉络都承载着生命的重量。

雪覆盖草地,覆盖曾经的繁华与喧嚣。草埋头沉思,寂静湖面倒映出冬日的繁星。

寒江独钓,渔舟独行,水面漂浮的冰块,写满冬天的锦绣华章。寒风在山谷呼啸,传达冷冽而清晰的过冬消息。

冬天的脉络在大地上游走,如小鸟深一脚浅一脚,躁响冬天的弦外音。

生命以雪的方式延续,雪花是冬天的独白,每一朵皆是冰冷的诗行,等一抹暖阳深情吟诵。

草木潜伏或等待,厚积蓄力,等待春天的召唤,等待生命的再次绽放。

冬天的故事,在每一片雪花中珍藏,闪烁着纯洁的光芒。

冬日絮语

冬日的风,如老人的叹息,悠远而深沉。冬日的街头,落叶飘零,凝固了时间的脉络。

雪,如诗人的泪,纯净而寂静,那是心灵的洗礼。银装素裹的大地,是沉睡的美梦,是未醒的传说。

雪野中,孩童们的欢笑如冬日的太阳,纯真的嬉闹打破冬的寂寥。他们在雪地里书写本色的童话,塑造自己的王国。炉火旁,忽闪忽闪的火光照亮了老人一脸的沧桑。

冬日的大地,蕴藏着冬眠的秘密,希望的种子在心中悄悄生长。

冬日的絮语,如雪花般纯洁。我们在冬日的沉静中,守候大地回春,期待东风万里。

立冬(外一章)

■森梦(湖南郴州)

山川褪色,万物收藏。

从树叶和草尖走失的绿,洒落在梦的不押韵诗句里。

太阳还是秋天的模样,风已初露冰冷的嘴唇。

空旷的田野在季节的轮回中日渐静寂。稻茬仿佛文字,倔强地记录着岁月里曾经的汗水与葳蕤。

草木凋零,蛰虫休眠,梦收起受伤的翅膀在苍茫中打坐。

我落光了青春的树叶,于凌乱的风中挺直腰身。

山坡上,忙着抢收农作物的庄稼人,被夕阳拉长成一幅剪影。无风的日子,南方摆出小阳春的温暖舒适,让我陷入初冬的十面埋伏。

小雪

南方还是冬日暖阳,听说北方已有雪花造访。

冬天的冷,成了灵感无法捕捉的期待。

“荷尽已无擎雨盖,菊残犹有傲霜枝。”萧瑟与沧桑写满初冬的信笺,而远方一直被青鸟收藏的,闪闪的翅膀划过一道伤口,记忆跌落在一把吉他的和弦上。

风关上了一扇门,又打开了一扇门。

我渴望一场雪。渴望六角形的花朵用纷纷扬扬的舞姿,在大地的肃穆里写下一首洁白的诗。

雪一直没有来。雪落在梦里,是泪花。雪落在纸上,是诗意。

光阴(外一章)

■叶德水(广东河源)

婆婆,我祖母的亲妹妹,晚祖母几年嫁到村里。

婆婆已九十多岁高龄,而我的祖母已离开了好几十年。

婆婆老了,老得像一棵枯瘦的树,她常常倚在门侧,眺望着村口。她把村子看老了,村子也把她看老了。

村里的黄狗老了,老得像一堆干草,见到生人都懒得吠一声。

村里的小河老了,老得像大地皴裂后裸露的底石。

连村里的风也老了,老得像一把残旧的电扇,吹起来有气无力。

而老去的还有那些远离故乡的游子。岁岁年年,年年岁岁,唯故乡愁不曾老去。

悲喜

离开故乡后,回去的机会越来越少,故乡渐行渐远渐模糊。

东家娶了媳妇抱了孙子,西家的叔婆病重走了。难得回去,往往不是贺喜就是奔丧、祭拜。

鞭炮声响起,扯碎了故乡的静谧,细烟笼罩下,故乡的神明在天空中若隐若现。
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乡,每个故乡都承载着属于每个故乡的悲喜,而那些远离故乡的人啊,又何尝不是一出出悲喜的叠加,倘若有一天,这出走的悲喜无处安放,故乡是否还能张开怀抱,不离不弃?

散文诗专辑

取出(外二章)

■崔国发(安徽铜陵)

蝴蝶把透骨的香,从丁香中取出;湖水把纯净的光芒,从月亮中取出。

麦子把谷粒的梦,从阳光中取出。

雄鹰把闪电的希望,从翅膀中取出。

有了香与光芒,有了梦与希望,我还有什么理由,不把忧伤都从内心中荡然地、荡然地取出? 取出让便飒爽。

托起

露珠把内心的晶莹,交由绿叶托起;浪花把脚步的轻盈,交由涛头托起。

春晖把明媚的温暖,交由和风托起。

火焰把灼灼的热情,交由红

枫托起。

有了晶莹和轻盈,有了温暖和热情,我还有什么理由,不把希望交给春天高高地、高高地托起? 托起便美丽。

放下

秋风把萧萧的落叶,慢慢地、慢慢地放下;奔雷把暴怒的声威,重重地、重重地放下。

天空把快乐的雪花,轻轻地、轻轻地放下。

银河把温柔的月光,缓缓地、缓缓地放下。

凋零过,也快乐过;暴怒过,也温柔过,我还有什么理由,不把名缰利锁淡淡地、淡淡地放下?

放下便释然。

故乡那一片山茶花(外一章)

■廖雯(广东河源)

初冬的故乡,收割后的田野像被人遗弃的大风衣,零乱铺在大地上,长长的衣袖在寒风中飘舞,发出一阵阵“呼呼”声,似向世人诉说着它的故事。

唯有那一片山茶花,迎着寒风悄然绽放,洁白的花瓣,层层叠叠宛如细腻的丝绸轻轻展开,淡黄的花蕊,像一根根细长的银针,银针上落满的露珠,晶莹剔透,像是天使的眼泪。

在一个山岗上,那一片荒林中,那一片茶花就这样孤寂地生长着,没有人留意过她的娇艳,没有人留意过她的芬芳,更没人会为它的凋零发出一声叹息。它只是在某个冬日的早晨,借着那一缕暖阳,悄悄地开花,绽放生命的热烈,而后在寒风中缓缓飘落,宛如一场迟来的冬雨,轻柔地覆盖在泥土之上,每一片凋零的花瓣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,静静地诉说着季节更迭的故事,留下浓浓忧思与不舍。

背影

那个背影,宛如故乡那棵历经

几百年的大槐树,静静伫立在老屋的一隅,在悠悠岁月长河中,成为我思念亲人故土的锚,无论我漂泊在天涯海角,都不会迷失回家的路。

小时候,那个背影挺拔伟岸,我总是追逐在他的身后嬉戏,踩着他的脚印,游走在故乡的山川河流、田园旷野之上。那个背影如天上的一弯新月,承载着我儿时的快乐与希望。长大了,那个背影坚毅有力,身为家中的大兄长,总是扛起全家最重的担子,默默前行,在风雨中,那个背影如同一把巨伞,为我们遮风挡雨。如今,当我也步入知命之年,那个背影变得瘦削单薄,但依然行动如风,苍劲有力,那个背影如一个温暖的港湾,沉稳深邃,任凭岁月沧桑,人情淡漠,让我依然感受到人世间的浓浓的骨肉亲情。

而今,那个背影已化作天边的云彩,而我依然驻足原地,仰头凝望,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,斑驳陆离的光芒照射出你的背影,轮廓依然清晰,温暖亲切。

最深的怀念,不是思念,而是从来不曾忘记。

在秦直道起点遗址(外一章)

■杨北原(陕西咸阳)

探索星辰,探索未知的秘密。在秦直道起点遗址,就着洁白的荞麦和轻盈的月光。

拨开一丛又一丛荞麦,在淳化北山寻觅直道踪迹。

脚下的土地承载着千年的辉煌与沧桑,厚重的土层记录着一代又一代部落的更迭变迁。

静静地躺在子午岭的山林深处,鲜为人知。

在渭北高原,在淳化县北,在梁武帝村,我极目远眺,仿若化身为一只雄鹰,向北裂空而去,穿越千古风云,静听往昔的金戈之声……

似幻如梦,皆被那弯旧罐子里的月光收纳殆尽。

徒步秦直道淳化段

从梁武帝村出发,在淳化甘泉山徒步秦直道。秦直道,有巨大的安静和高远的深蓝。

我用一个又一个脚印,丈量三千年的疾苦、阵痛和幻想。

一只乌鸦在头顶盘旋,叼着高原的落日 and 落日的荒凉,打碎了亘古的孤独。

尘埃浮动,一匹匹白马奔腾。我俯首读简,读残缺的瓦当,读金黄的落日,读皎洁的月光。

借风,拨开迷雾,写下一行行圣洁的光,写下一片片洁白的荞麦,写下一个个纯朴的农人。

最后,写下一颗麦里的苦和真。



散文诗名家

一些由绘画而来的词语片段

■人邻

窗

也许,有人站在窗子一边,退开了。

把窗边——空开。窗子边上有人,是讨厌的。

孤零零的一扇窗子,似乎没有人的痕迹的窗子,多好。

空窗。等于想象力。没有人的窗子,像是世外的窗子么? 不可能。但有人期待着窗子空着。期待,果然就空了。

有人,退在一边,看着窗子,窗子外面模糊,对面,也有窗子。她在等,那边会发生一些什么。她知道,一定会发生。已经发生了。发生过了。

表针在挪动,她等着。猜想。不能确定。慢慢确定。试图确定。有时候,一直不能确定。

它是有些模糊的。这模糊不是来自窗子的玻璃,而是对面,对面的时空。对面在拒绝。对面不肯露出面孔的人,潜在的人,在拒绝。甚至是整体,更多的一些,无法确定的,在拒绝。

这窗子,也好像不是用来透光的,也似乎不是用来看外面的。窗子,只是它自身。它的纯然的物理性,让它成为窗子本身——窗子不是拿来用的。窗子,就是窗子。这才是最好的窗子。

这隔着什么的,不喜欢让人临近、亲近的窗子。悄然打开,悄然闭上。

我们的时光

脆弱的,更是脆弱的……

那边,一扇窗子里,是停滞的脆弱,空间薄而透明的脆弱。

金属的钢窗,正跟那渐入深秋的玻璃,走向时间的最后。天堂的光,笼罩着,正渐渐亮起来。尽管,还那么遥远。

玻璃似乎是飘浮的。飘浮。又停下。竖着的飘浮,也是飘浮。

桌布,如僵硬、僵死的白纸,折叠时不发出任何声响。这一定会,她从那边的窗子看见了这一切。她感到了纸的悲哀。悲哀的纸。

她知道,这一切将融合、融化在一起。这个空间,窗框、玻璃、桌子、椅子,都不再分离各自,都会成为一体。

各自孤独的一体。

绿地板的房间

梦中,一面墙被——砸开。墙的一部分还在,大白粉粗糙覆盖着的水泥墙,还有瓦刀和抹子的痕迹,还有隐约露出的水泥里面的一点泥土。

地板,奇怪的绿。杂乱。仓皇。植物性和动物性混合的冷冰冰的绿。

蓝色的室内的墙,那蓝色,混合了什么的蓝色,沮丧的蓝。无法逃亡的蓝。

窗外,透过来光,白光,雪一样的光。切割的光。

近乎丰腴的肉体,缭乱的床单,竟然那么安静。奇怪的安静。颓丧是情然的,近乎绝望。绝望,而冷漠。

太静了。也许,一切都发生过了;也许,什么还都没有发生。永远不会发生了。

有时候,时间是奇怪的。一切,都会是奇怪的。

坠落

似乎是一瞬间,她看见——她看见,不如说是她的意愿,祈祷要有一个人飞下去,又按照她的意愿——忽然悬停。

死亡,即将发生。停下,是为了停止,更是为了审视死亡。质疑不能理解的死亡。

大地理解,大地不告诉我们。死亡,可以审视良久,可以再次决定,不让它最终发生——她这样想。一个能这样想的人,她的内心是什么样的呢? 她渴望? 更强烈的再生一样的渴望? 还是更想面对一次,面对,提前面对? 是心理性甚至生理性的面对? 而不是到了最后,才无奈面对。

人也许真的可以,死亡好多次!——我们谈谈,她说。那死亡就停了下来。

死亡,不属于对话。死亡,太大了。

那一瞬间,她看见了死亡。从地面上的影子,她看见了自己,黑色的,终将消失的影子。

肉体的消失不可怕,影子的消失,才真正可怕吧。

要再一次坠落么? 她想了很久。其实,只有不到一秒。

她想,这不是梦。这是真的。会是真的。

骑自行车的人

梦醒了,一个骑自行车的人,疾驰。

就快要骑了出去。车子的前轮,模糊,似乎已经深入、消失于时间的某一秒。

楼梯,倔强。太倔强了! 这固执的家伙!

向下,向右,向右后方固执地反拧回来的楼梯,反着,反着——让试图要追下去、追过去的人,没有办法,只能自己将自己消失在楼梯上。

速度,速度——两种速度,同时发生。相反地发生。

一个,消失,赴死;一个,固执,亦是决绝的赴死的心情。

一次谈话

马的眼睛,看一切都是单色的。单色,可怕。单色,令人目盲。

这单色,让时间变得漫长。漫长到——让人没有了任何力量。

漫长到,一切都是永远。这单色里的一切,令人怀疑。

墙,门,垂下的灯盏,谈话的人,都令人怀疑。

叫人恍惚,叫人觉得自己早已不在人世了。

是在另一个世界,看见了这些……

作者简介:人邻,河南洛阳老城人。出版诗集、散文集、评传十余种。诗、散文收入多种选本。曾获《星星》诗刊年度诗人奖,江苏《雨花》文学奖,《朔方》文学奖,敦煌文艺奖等奖项。